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乙靈王二十有七年平十二景四十六齊簡二十曹武九

康哀二十二年文四平三十春

**附錄**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

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蓋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睦於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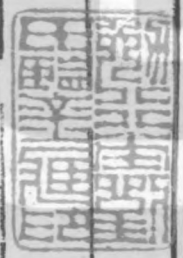
齊侯使慶封來聘齊慶封來聘其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

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 公作爰後同 晉楚 谷同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子孟謀於

也將或弭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當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誰之陳文

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

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

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辰向爲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前戊申辰孫豹齊

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齊

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

齊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

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

言於子木子木使如謂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皆盟以齊言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

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氣甚

惡懼逐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趙孟曰齊秦不

交相見知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

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孫氏曰 德桓之際大夫

道諸侯曰微權宣成之間諸侯替命大夫專 至宋之

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

夫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

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絕首兩事皆楚桓文數十年

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

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

下之大計哉 陳氏曰 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

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

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

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

也於是始則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春秋將以

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

終于吳越焉爾矣 陳氏曰 楚先軟而春秋先晉者尊中

國而抑夷狄也荆楚之同盟既而于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

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于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

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

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

之外爭霸之業復啓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

之

之

之

之

之

楚今也向成爲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曾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成且欲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中國皆宋爲之也○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者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禮記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

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差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禮記曰不言喜之非罪而死則討賊辭善者惡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曰喜弒君而納術術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甯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左傳曰見殺者他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左傳曰鱣市憲反又音專殺作專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差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蒞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左傳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使  
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夫  
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手傳  
殺其大夫甯喜則甯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  
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甯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  
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  
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若甯殖死喜立為  
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  
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  
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  
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鱣曰夫負羈繫執鐵鎖從君東  
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  
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  
凡在尔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  
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獲其妻子而與之盟  
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推彼視昧割也殺君專  
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巳雖急納其兄與人  
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  
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  
衛鱣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鱣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鱣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  
**曰鱣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  
**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鱣自以失**  
**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鱣衛獻之母弟也獻非**  
**鱣不得返國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鱣之身歸之不**  
**友其矣書衛侯殺梁子曰鱣之去合乎春秋**  
**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人巳與喜必君臣從**  
**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巳者**  
**是豈公惡而難親也鱣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鱣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  
**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鱣以全身不罹於惡**  
**名為智以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翅出以**  
**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巳乎**

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

楚人襲甲伯州犂曰公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者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襲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楚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再兵以召諸侯而捕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且先楚人書先晉音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隤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享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入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趙矣公孫段賦黍稷趙孟曰匪交匪傲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發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日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以乎幸而後亡叔向日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能上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亦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亦不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綏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為再言豹始諸侯也曷為始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此一也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谷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夷夏之分自是乎

國諸侯南向而朝楚自是自是公以來

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爭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衛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及申之會蠻夷之君莫弒之也宋皆均事楚矣

台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

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魏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

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卑融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廢燔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

則其書先晉何春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

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

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

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

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

王氏曰說者

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

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犇之言則趙孟

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

亦未嘗戰也楚圍既續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

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有天子冠地履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

來集楚人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與衷甲苟求無事

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惜故先晉况會盟于中國之

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履之常啓戎心而

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

李氏曰楚之

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

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

猶怨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開天下南北之

變矣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

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答於宋矣春秋諱而不

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中國之諸侯而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宣公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宣十五年

宋楚為平



述求人使駕弗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其  
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  
不俘其家其妻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  
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犬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楚靈羅如晉池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  
向曰蕩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  
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  
遂如楚  
為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

也再失閏矣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  
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  
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  
閏○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  
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晉家之術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靈王二十二年有八年景四十七  
七年崩二十有八年景四十七

武十東哀二十四文五平三十春無冰情曰  
景二十二康十五卒餘祭三春無冰  
茲宋鄭其機乎歲在星紀而滿於玄枵以有時留陰不  
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必機玄枵虛中也枵  
耗名也七虛而民耗不幾何為時燠也  
是時襄公晉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  
不得入其紀紀  
緜弛可知矣

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

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歸禮也小事太  
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  
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

不亦  
乎

**附錄**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  
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  
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濞而  
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

**附錄**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來寡君謂  
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必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  
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  
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  
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  
子襄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  
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之頤三曰迷復  
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一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龜告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於子  
捷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  
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五美宥其罪矣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  
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  
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  
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

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  
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  
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  
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鴛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

嬰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折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左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  
得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  
陳無守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守之母疾病請歸  
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氏謂曰  
獨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  
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守濟  
水而戎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朝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府嬰為尸慶集為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  
慶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擗擊  
非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按朝擗動於薨以逝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

之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  
武子美釋可以繼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率官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為  
之誦茅鴉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  
方聚其族馬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  
殆富淫以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讎施家曰盧蒲癸王  
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  
倖臣與之具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  
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  
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齊  
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討也宋人以賂請萬於陳而臨  
之且不書殺况杼  
以家亂而自斃乎  
○魯癸已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  
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其在燕買在句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晏子叩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  
之以邾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  
邑不受邾毀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備之使無黜慢謂之福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猶致之公以為忠故有  
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  
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  
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瘞于大寢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致穆叔曰伯有  
無矣於鄭鄭必有大大外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貴諸宗室  
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桓文既設夷狄日微  
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與曰舉魯以見其餘也  
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  
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衰也  
魯曰吳曰齊晉  
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初亦小弱後以  
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強大晉霸既衰不能與抗魯  
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既起之強夷儻書  
日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為諱其耻也  
王曰僖十  
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

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娶朝于楚而陳許  
朝楚傳亦間見蓋至於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  
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  
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  
聖人甚傷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問曰王人來告喪  
之甚矣  
**乙未楚子昭卒**  
王卒公發及叔  
故書之以懲過也  
不書葬者侯不魯也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祭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  
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  
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日以閏  
此明閏月之驗然  
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  
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

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

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景王二十有九年平十四景四簡二十曹武十

景二十五年鄭文六年平三十二春王正月公在

楚釋不朝正于朝也楚人使公親緣公患之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

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公如齊二十二年春至

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

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十五年春至自晉十五年冬公如

晉十六年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

葬而不得歸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不

書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

者七月故詳而錄之在楚之書也危其在

外也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公去

有聖人嫌於國無公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

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攝

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

嫌於無陽而後濡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

察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錄之

制故存錄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

宣七年冬會黑壤成上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

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

朝之故告於朝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

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

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按左

氏楚人使公親祿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

還及方城在方城山季武子取卞以自封

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

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

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

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

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傳食坐見於羹

墻之意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觀堯於羹而不以

頃刻忘也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

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明附權臣以圖

富貴而背其君者乎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

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狗夷

強以俟楚子之葬父留于楚治夏乃歸故聖人

朝正之時書公所在也昭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

季氏之無君也家出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

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

夷俾以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復為外夷屈故於歲首

父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外夷屈故於歲首

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

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

此類是也○左傳云釋不朝正于朝也按前

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

凡君在外不應都發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附錄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

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官必代之昌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禁成伯賦式繳乃歸五月  
公至自楚公始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喜之也致君者死其性而喜其  
曰遠之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

曰弱不可子長曰與其莫其弱不猶愈乎詩云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

閻弒吳子餘祭閻音昏祭則界反吳人伐越獲俘

刀弒之公羊傳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名為謂

之閻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道也閻者何門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

子餘祭祭祭也

穀梁子曰閻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其君也不曰其君

也盜殺祭侯申書殺閻書弒何禮君不使無耻不近

刑人祭祭也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邇怨賤人

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

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

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以

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春秋所以善言獨生

以蹈禍獨卒於巢餘祭死於閻祭死於

事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得鄭國之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籛國人粟戶一鍾是以

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城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言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晉人

晉平公杞出也故給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夫與伯石往子大夫見

大夫文子與之語文子曰其乎其城杞也子大夫曰若

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奔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己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佚言

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

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

實斃之將及矣矣魯齊魯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

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

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公姊姝平公母悼夫人乃祀孝故合

儀公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二族也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

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姓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

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

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

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章曰謂

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

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

是奔肆以二反陸氏曰斬而復輕棄諸姬可謂知本

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揚之水所以降

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









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美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

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此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周本紀大王三子長次虞仲小子季歷上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大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讓季歷即子孫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効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

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  
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樂諸聖王  
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  
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  
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  
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  
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  
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  
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  
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  
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

第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胙書氏皆賢而特書  
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  
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  
紀此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  
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  
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  
猶賢其後世見公羊傳昭公二於季札則何獨貶之  
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  
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  
豈不信夫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  
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  
官與族此說當否春秋有例有特書

謂三者皆蚤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  
人之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讓位適  
何也曰大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  
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  
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  
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憂心積慮其在天  
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  
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除祭庚未之勤勤於致國公  
子潦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合於天下  
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特冀弒讓奪  
之淪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矣有賢否之說而  
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  
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  
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  
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  
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為  
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熱者微子  
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忠告自誓自獻以求無愧於  
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金

而吾可以有辭於或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  
之所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  
夫子所謂果哉未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  
矣○生○君○子○給○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聖○人○之○旨  
越○板○西○乞○術○則○非○賢○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  
族○不○稱○以○聖○人○待○之○不○如○叔○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  
則○為○庸○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  
於○中○庸○與○於○時○中○之○推○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  
年○之○後○春○秋○不○當○敗○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  
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季○子○則○季○子○之  
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為○季○子○則○季○子○之  
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而○夷○矣○義○二  
札○街○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  
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  
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  
公○羊○以○為○許○夷○秋○者○不○一○而○足○毅○梁○以○為○成  
而○陳○氏○以○為○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進○之○今

一聘而遂同於楚秦術之例者吳騷強也書札如  
夫以爲賤詞而胡氏張氏皆從之胡氏辨  
難已精無復他論光武在昭二十七年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設祭傳

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設祭傳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設祭傳  
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設祭傳  
厚之子北燕燕國勳縣張氏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公  
如晉報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公  
苑叔也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公

附錄齊公孫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公

齊人立敬帥師圍靈高堅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致靈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實濟○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出  
行也子皙將伐伯有氏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  
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  
夫盟於伯有氏禪讓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

夔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舒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讓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夫又除之奪伯有之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動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矣不然將亡矣

景王三十年平十九齊景五襄公惡元年齊景  
二十六年文七平三十三景春王正月楚子使遠

罷來聘遠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通嗣君也

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矣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  
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人事子蕩將與焉助之  
其情矣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哉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遠  
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至此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  
役不暇矣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附錄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哉也  
 叔向曰良方爭未可知乎  
 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三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於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倚簡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土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  
 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在泥塗以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發其輿  
 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音未  
 可喻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環以為佐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其虜可喻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  
 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巳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蔡景侯為太  
 子般娶于楚通馬太子弑

景侯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責華  
 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之所同也蔡景侯陳鄭本皆  
 諸夏之與國中問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  
 自厥絡之會耳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蔡於  
 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  
 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則晉為禽獸此理之必然  
 也○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無宋字  
 非夷之乎穀○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無宋字  
 梁之說非也○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無宋字  
 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女待人婦義事也○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無宋字  
 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  
 下堂遂康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  
 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火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  
不在姆音茂也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  
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  
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  
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顛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以為共姬女而  
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  
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  
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  
之婦道也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伯姬之  
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

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  
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竟知禮之重重於生  
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  
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歸女特人婦義事也  
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  
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  
所謂婦也伯姬之  
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伯姬之  
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魯居二十有四年其  
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傳姆而後避固守婦節  
以及於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  
不知意必逮于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亦  
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  
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僅六十  
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  
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  
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  
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作年夫  
將見王而數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  
日必殺之不感而顛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

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其過輩成殺佞夫括瑗廖奔晉書曰天况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子殺其弟佞夫甚之地也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信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凡王殺不書雖王子

晉事敗而佞夫見殺瑗懼及禍而奔晉瑗不能明為子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接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綠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

附錄 陳亡國也 不可與也 聚不粟 繕城郭 特此二者 而多門 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 大夫教

秋七月 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 無宋字 公

隱之也 何隱耳 宋炎伯姬卒焉 其辨謚何賢也 何賢爾 宋炎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 火至矣 請出 伯姬曰 不可 吾聞之也 婦人夜出 不見傳 母不下堂 傳至矣 母未至也 逮乎火而死 外夫人不書葬 此其言葬何也 吾女也 卒於隱 而葬之也 共姬從夫謚也 叔弓叔老之子 卿共葬事 過厚 共姬為炎而死 高其志 行使卿往會 所以書之 古者夫人無謚 從夫之謚 東遷之後 其制墮矣 共姬執禮而死 宋人不敢加非 信之謚 一人守正

知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者 酒為窟室 而夜飲酒 擊鐘焉 朝自朝布路 而罷既 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 西子子皙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 伯有奔雍 梁醒而後

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海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後  
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  
難誰知所蔽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始成吾所辛丑子產  
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  
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  
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積入因馬  
師頭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  
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  
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駘大盟大夫已復歸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捕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矯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曰裨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也及其亡也歲在  
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比皆死羽

頡頏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  
頡頏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益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子皮以公孫組為馬  
師設祭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後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  
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  
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  
欒盂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  
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  
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  
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張氏曰良霄之  
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  
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  
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  
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

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列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公羊曰公羊云君子辭也

也說者以為弑父耻重為中國諱夫既明書世子弑君又曰諱之可乎

**附錄**

字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

將善是封殖而雪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駟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駟以禍其

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墨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鮑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澶淵宋災故

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

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

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展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

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攝

人何賤焉為賤卿不得夏諸侯也列氏曰會不言其所

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

人向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

中國不侵伐夷狄秋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

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賤曾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

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漏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

-5 180 35 915" data-label="Text">

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左傳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宣九年衛成公卒信九年晉獻

公卒一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成十六年三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築弒以

立而反書之也

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

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葬止但不尊葬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戒其罪蔡景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

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

之矣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

宋災故也起大夫為會之意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

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

下之大夫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

為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日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

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子弒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

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

獸遇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

可謂深切者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戍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國曰澶淵之會日書宋詩賦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賊魯君適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弒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弒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入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弒父與君之大變以弒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有肯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淹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便以為般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王氏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

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國曰父子若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意焉既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夷狄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考之則澶淵之所敗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曰或謂蔡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為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乃致楚虞特為異日滅蔡之貞端晉君之忠舍此不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賤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攝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聚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盧陵李氏曰此條穀梁以

為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  
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  
多矣城祀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賤之深乎  
胡氏獨從之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  
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嘗有也於是  
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為主盟自  
宋始必再言故而后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吾君  
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  
與有幾也幾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在焉而書  
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  
相與之國無小不能爭太國皆其也寬子產為政有  
賂與之邑子太淑曰國皆其也寬子產為政有賂與  
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夫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亦焉鄭書有之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太以待其所歸既伯  
石權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  
辭大夫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

而傳之泰後者因而幣之豐且甚將祭請田焉弗許  
雅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在齊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  
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指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了哉  
而死誰其嗣之

景王三十有一年 昭平十六年 景六簡襄一 昭靈公  
二十五年 昭文八年 昭平二十一年 昭簡一十四 昭武十三 昭  
春王正月

而傳之泰後者因而幣之豐且甚將祭請田焉弗許  
雅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在齊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  
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指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了哉  
而死誰其嗣之



甚晉求諸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問  
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  
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麗  
治寵孔殖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作楚宮據叔曰太誓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殺於宮非正也納諸其懷而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  
也公作楚宮據叔曰太誓  
楚言公之志亦荒矣其何疾之有文况變夏從夫亂國  
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襄公在位三十  
孫行公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  
無池震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  
成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  
是諸大夫則而象之或成郭而孟氏強矣城防而戰氏  
亦強矣悼公既沒齊知交伐魯之不熱益甚蓋以自權  
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代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  
於襄公也季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  
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一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  
者七知人伐我者一皆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禍  
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借前弱之端○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以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  
也居喪而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在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子卒日正也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

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

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

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

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昭公名子野

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葬不地降成君也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

己亥仲孫羯卒居竭反○冬

十月滕子來會葬葬猶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急於其位而哀已甚此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初魯簡秉札也晉景公也備侯未會葬惠公不見春秋之

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

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

是春秋之季也魯葬猶可奔喪甚矣

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

葬滕之來魯之受比日賤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無其備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定各

館高其開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

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繼完尊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具命寡君使句請命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

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取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擇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生去疾及

比公公雪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以弑其君買朱鉅言罪之在也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

春秋傳

為案經為斷以傳若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

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

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

字爾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

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

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

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

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

信或問左氏可信否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

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

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

也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

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舉此公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馬  
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隄諸樊閻我載  
吳天以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  
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鄭印段廷勞于紫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夫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  
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夫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知四國之為  
令釋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夫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比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負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憂止然猶防川大矣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五  
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善  
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唯二三  
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入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喬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死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  
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買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庇身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死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回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

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  
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  
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輯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  
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  
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必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

